

收藏一个属于自己的春天

□ 万莹

赏：微风过，花枝轻摇，像娇俏丫头浅笑轻吟。花的点缀，让故宫高贵中多了一些清雅，庄重里有了一丝俏皮。和家人旅行，总是伴着回忆，爸妈的数落、打趣，外婆的往事，陪伴的温馨，让清冷的宫殿多了几分温暖的回忆。

不放肉排，搁不搁葱，要不要酱油……

转厦门：
独自旅行 聆听内心

人生中要有一次一个人的旅行，因为只有在一个人的旅行时，才听得到自己的声音。你会发现这世界比你想象中宽阔，你的人生不会没有出口。

2016年春天，我一个人到了厦门。飞机上俯瞰厦门全貌，山峦起伏，流云与湖泊交错。大小岛屿星罗棋布，宛若一个个细密的针脚，沿着蜿蜒曲折的海岸线，把厦门装订成一本山与海、海与天的画卷。这座城市绿化极好，路旁布满三角梅，长长的树胡子垂到地上，像一位位满腹经纶的长者迎接着八方来客。

去鼓浪屿看海，从东渡游轮中心出发，三丘田码头或是内澳厝码头登岛。漫步鼓浪屿，你会觉得她像一只慵懒的猫，在阳光底下半眯着眼，找个舒服的姿势趴着，开始了一下午的小憩时光。古老的欧式建筑，深邃弯曲的小街，个性雅致的小店汇集成鼓浪屿浪漫慵懒的符号。攀上日光岩听海，在海边踩沙，在咖啡馆发呆逗猫，走街串巷找中意美食。海阔天空，原来自己是那样微不足道；一个人慢慢行走，学会享受孤独带来的怡然自得，一个人的旅行让我体验到一种新的生活态度。

春天赏花是必选项。厦门赏花，万山植物园值得打卡。园内有20多个专类园和种植区，栽培了3000多种热带、亚热带植物，千奇百怪、争奇斗艳。乘坐游览车游览，在自己喜欢的景点下车。赶上雨林喷雾，水雾腾起时，仿佛置身仙境。

春天的笑颜已露，挽着至亲、邀上好友、背上背包，还等什么？出发吧，希望你收藏一个属于自己的春天！

烂漫山桃绽放

边城花季始来

□ 蔡立鹏

在山脊上狂奔，闻着最自然的果香味空气，抚摸树干上皴裂的纹路，心肺仿佛瞬间复苏，你能感受到最纯粹的快乐

如果不出意外，边城伊宁的第一抹春色都是从斯大林街五巷的山桃花绽放开始的。

每当冬雪消融，住在斯大林街三巷的我就时常在晨起或者晚饭后，去到那里郑重其事地观察，好像等待一场久别重逢的遇见，想着成为这个城市最早看到春天的人。

经历了伊犁漫长的冬季，蛰伏许久的心自然蠢蠢欲动。

想要脱去臃肿笨拙的棉衣，想要大口地呼吸带着果粉香味的空气，想要如同饮用年份酒一样，沉溺在这伊犁短暂的春天里遐想。

山桃花大多时候会在3月初最迟3月中绽放，粉红和粉白的花蕊，招蜂惹蝶，成为这座小城最吸引人们的景致。

在这条几百米长的小巷里，无数无所事事或者心事重重的人们留恋，踟蹰，发呆，凝望。

有人仔细地拍照，认真地发朋友圈。有人深情地注视，然后写成诗意的文字。甚至有人搬来画架，用颜料或者铅笔描摹自己心中春花的样子。

山桃花开的时候很短，短到你甚至无法记住它的花形。它的香味飘在空中，又很快散去。

驻足斯大林街五巷的人，大多是内心闲适的，匆忙的脚步和浮光掠影的眼神无法停留在这种拙朴的花朵面前，它不是会讨巧的一类。

车轮滚滚，行人熙熙，在或早或晚，或长或短的时间流里，大多数东西是易逝去的，刚才还在，转眼就烟消云散。也有一些东西，会苍老，会沉淀，会成为你生活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长久伴侣。

人也一样，大都陪你生命某个章节的精彩和高潮，在低谷和平淡里，更多人转身离去。能陪你一生的，寥寥无几。

接下来，隆重登场的就是杏花开了。

先是离伊宁市最近的伊宁县，弓月古城里，一大片一大片上了年纪的老杏树到了4月初就会次第开放。这些古老的树枝，在混杂着唐时陶瓷碎片的古老土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。盛开时，艳态娇姿，繁花丽色，胭脂万点，占尽春风，十分动人。在4月初的当地媒体上，“杏花”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，伊犁河谷湿润的气候更是吸引众人纷至沓来。只是前后一周左右的花期，根本容不得许多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协调时间，错过观赏伊宁县的杏花成为边城春天很多人的遗憾。

而新源县吐尔根“杏花谷”的数万株野生杏树，会在这个时候适时开放，成为伊犁春天最引人注目的景致，每年吸引天南海北无数的人蜂拥而至。

在山坡上，在山沟里，这些未经人为修剪的杏树每一棵本身都是奇迹般的存在，好像有无数故事。树冠低矮，枝条虬劲，集体绽放更是铺天盖地，像是在时间流逝中打了一个漂亮的结。

或许是在城市里四平八稳的日子过得太久，这个时候，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次放空自己的山野赏花之行更能让人向往了。带上帐篷，穿上户外服，在山脊上狂奔，闻着最自然的果香味空气，抚摸树干上皴裂的纹路，心肺仿佛瞬间复苏，你能感受到最纯粹的快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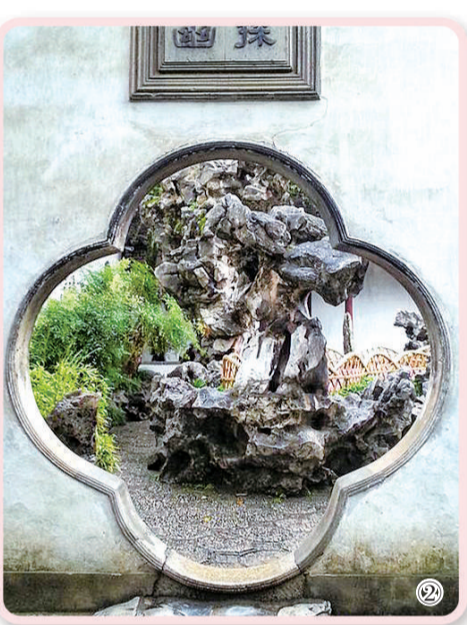
夜里，躺在树下的帐篷中，隔着薄纱，好像无数星星就在身边和你窃窃私语，微凉的空气让人清醒。

清晨，牛羊、马儿，牧人毡房里升起的炊烟，朝阳下带着露珠的花朵，一切和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契合。

至此，伊犁的花季被彻底唤醒。而后，街头巷尾、伊犁河畔，特别是草原之上，各种花儿让这里的春天达到热闹的峰值。

巍峨的雪山、高大的云杉、青绿的草、潺潺的溪水，从冰雪之间盛开的野百合、圆形的毡房、成群的羊群……构成了伊犁那拉提草原此刻独特的美。那美景，让人想起曾经远去的年华。

而在喀班巴依峰下的阿克塔斯草原上，映入眼帘的是成片成片的紫色报春花，开遍了整个草原，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花香。一望无际的草原上，四面高低起伏的山丘与之相伴，白色羊群一会儿上了小丘，一会儿又下来，走在哪里都像给无边的绿毯绣上了波浪似的纹纹。



① 厦门万山植物园盛开的马樱丹。
② 苏州狮子林曲径探幽。
③ 杭州西湖边菊花桃近景。
④ 苏州拙政园内景。
万莹摄

逛北京：
伴游父母 故宫寻春

北京的春很美，阳光给得足，天也蓝得纯粹。北京的春有看头，逛不完的大小公园，走不完的宽窄胡同，看不完的各式建筑。北京的春花开得晚，二月冒尖，三月初开，四月繁盛。北京赏花期地很多，明城墙的梅、梨园的梨、玉渊潭的樱、北海的玉兰。天好、地好、景好，交通也方便，和长辈踏青，这是个好地儿！

京城寻春，故宫博物院值得一去。记得8岁时，我第一次跟着父母进入这座皇城。宏伟、威严，是我挥之不去的故宫印象。前年春天，陪着父母和外婆，我又一次“入宫”。这一次我看到了春天的故宫，典雅、温暖。因为老人家体力有限，我们只选择了逛西侧的宫殿，沿着中轴线走太和殿、乾清宫、坤宁宫，绕到西侧的慈宁宫，最后御花园。一趟下来我们在太和殿和乾清宫仰望皇家威严，在坤宁宫和御花园看花枝俏丽。

3月的故宫，玉兰、杏花绽放，还有榆叶梅和碧桃，主要在钟粹宫和御花园、寿康宫等地方也有一些。初绽的杏花在红墙和黄琉璃瓦映衬下愈发粉红娇嫩，白玉兰迎着阳光更显清新脱俗。无风时，花枝静定，如高贵佳丽孤芳自

走苏杭：
结伴好友 游湖赏园

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。四五月的苏杭，美不胜收。

几年前，我和大学室友一起畅游杭州。伴着清脆的车铃声，我们沿着西湖一路骑行，草长莺飞，苏白两堤，桃柳夹岸。两边是水波潋滟，游船点点，远处是山色空蒙，青黛含翠。玉兰、柳树、游船和断桥相映成趣。站在“平湖秋月”，楼、岸、水、花满眼尽收，江南图卷顷刻入脑。随意镜头一框，都美不胜收。一路上，花港观鱼喂鱼、柳岸闻莺赏柳、净慈寺敲钟、雷峰塔探传说、岳王庙里听伟绩，感受杭州的柔美。但当我们沿着杭大运河走一段，看繁华已去；站在钱塘江边看江水奔涌向前，一望无边，我突然感到杭州也有那么一点沧桑。

一个月后，我们又去了苏州。楼房矮矮，流水清清，古风浓浓。苏州游玩更适合公交加步行，因为景在城中、城在景中。春天的苏州美得朦胧，阴雨绵绵、雾气缭绕。春天的苏州美得娟秀，花多却不艳丽，树多却不杂乱。从拙政园、狮子林再到留园，直至苏州博物馆，形成一个整体又各有特色。苏州人温柔，“吴侬软语”语调平和又不失抑扬。苏州人热心，还记得我们刚到苏州，找不到坐公交的零钱，司机轻声一句“算了吧”，让两个失落的姑娘感激涕零。苏州人细致，细细的面，清清的汤，淡淡的香。下单前服务员问得仔细：放

满庭芳里醉花荫

□ 李咏瑾

美人似花，花似美人，在成都这片古意恣然的土地上，美人们你方唱罢我登场，目不暇给中，温暖了这里一年四季的寸寸光阴，幸福了世间所有百姓

梅的香气一道出现，成为老成都年画中生的一部分。

而此时，宋代大诗人陆游正骑着他的桃花骏马向我们走来。他手里纵着青丝鞵，刚喝了一点小酒，正歪歪斜斜随着马蹄哒哒左右晃动。随着他晃动的还有腰间的碧玉壶，里面大概晃荡着浸过新鲜竹叶的浅绿春醪，“自别西川海棠后，初将烂醉答春风”，他遇上了桃花，但醉眼惺忪，实在看不分明，“影落清波十里红”啊。于是他理解了庄周晓梦的迷思：“到底是我梦桃花？还是桃花梦我？”转头，他又遇到了一位疑是古遗民的村翁，这村翁在花乡里自在活了一生。陆游像个顽皮老头一样醉醺醺地斥他胡说：你当年明明是被这里的无边春色留住，干吗却把避秦拿来借口？

每个与成都结缘的人，都在不同的时空里遭遇着这里的春天。

我从“银杏画院”跨出门去，正对上陕西会馆的无边春光。这里景好、茶亦好，世事穿越三百年的风霜，这里的一弦一柱还是旧时模样。阳光将人晒得

昏黄，非常适合回味成都跨越千年的历史文脉。

会馆亦是茶馆，坐在斗方云饰彩绘的廊下，看茶博士手执铜壶，细细一柱开水冲将下去，杯中的毛峰打了一个旋儿——茶香扑面，最能氤氲时间的界限。在茶香与琴声的交错中，古成都的轮廓在我们四周悠然浮现，渐次延展开来；古成都其实很小，其繁华精髓的地方，就在现在青羊区一带。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·波罗同样站在锦江边，在自己那本著名的游记中“喇喇”记录，一片桃花飘到他鼻尖，他一怔：“刚才记录到哪儿了？”

遥远的都江堰好似一把开启文明之魂的钥匙，轻轻一拧，岷江之水就浩浩汤汤奔腾而来。水好，自然滋养得土地富庶，两岸百花纷纷盛开。在成都赏花，妙就妙在一步一景，一花一趣，都有典故，使得“赏花”这种行为既市井又高雅。

清人杨燮等著的《成都竹枝词》中曾细细描绘了每年农历2月，青羊宫举办花会的胜景，以清末民初为鼎盛，一直是成都重要的民俗活动。青羊宫悠悠的风韵

成都极少下雪，在这极早的春之始，杜甫草堂的残梅似融雪，但比起浅雪即消的冷清颓败，这残梅散发着最后的清芬，点点斑斑，一路春风带笑，嘻嘻点染过草堂的旧年茅舍，漂流过草堂的檐下清波。“梅蕊腊前破，梅花年后多……雪树元同色，江风亦自波”，这一季的风流转瞬即逝，就好像这白驹过隙的时光，绝不世间任何的慨叹而片刻停歇，“明年此时，梅下再约”。

成都的大街小巷里，从隆冬时节就开始踩着三轮沿街叫卖腊梅的花农，终于结束了一整个冬天里风雅又灿烂的营生。他们跳下三轮车，拍拍打打坐垫，衣服的青襟上还浸透着腊梅彻骨的香气。他们可能不会知道，当他们在隆冬最萧瑟的街角处，费力地蹬着沉甸甸的三轮而来时，身后大簇大簇的金黄腊梅高可盈丈，往四面八方尽力地热烈延伸，好像冬天被春天“咔嚓”一把火点燃了似的。这种“燃烧”是动态的，是充满生机的，他们载着这金子似流光溢彩的香气，映亮了多少人的眼眸，以及人们内心之中那对春的深沉渴望……

而现在，最后一朵腊梅早已售卖干净，花农拍了拍自己沟壑纵横的老手，憨厚地笑笑，腊梅的碎屑与香气早已渗透到每处掌纹、每个指甲缝里，以及每一岁年华的角落。他们一转身，就这样倏忽消隐于每一个早春，直到下一季隆冬，再与腊